

勞動的情感^[45]

——「行動」對「結果」

現代人沉溺於勞動似乎成了人類的一種流行病。你必須勞動，因為顯然你那赤裸裸的生存並無價值；所以，你必須通過它的有用性來為你的生活辯護。你必須通過致力於已不再是一個共同體的社會之福利，而成為有用的；你不敢做一個裝飾品，你必須成為一種資產。你不是只有一個角色要去扮演，眾人期望你做的不是「自法」（svadharma，意指自身的「法」）；⁽⁴⁶⁾不是你去順應一個多少動態的模式，就如在大多數傳統社會中的那般。

若有人不肯作工，就不可喫飯

你被期望造出某種不是你的事物，生產可以被客觀化的事物，並通過金錢又使其可享用、可交換。你必須獲得你的名聲和特權，賺到你所消費的東西，否則你會被人看不起，被看作一條一文不值的寄生蟲。所以你必須努力、努力，再努力，並一再競爭。「若有人不肯作工，就不可喫飯……」⁽⁴⁷⁾乞丐是易受到懲辦的罪犯；沒有什麼是禮物，是免費的，小費都是要納稅的收入！什麼東西都有

一個價錢，你需賺到足夠的錢付那價錢。工作可以有許多類，但在這裡全都被同質化，因為它們全可轉化成錢，任何東西都是可貨幣化的。科學所要求的「量」的世界在人類生活中，已變成錢的王國。「錢」就是這樣一種東西，它允許人類所有價值的量化，從而使它們的交易成為可能。

你之所以是真實的，是因為你是一個工人、生產者。你的工作之真實性，除了其結果沒有別的標準，你將由你的工作結果來評判。「恩典」是一個空洞的語詞，所需要的是正義。你的克制和禁欲主義必須被用於更好的生產、更多的工作。你可以休息，甚至娛樂，但只為了你能夠工作得更好，生產得更多。正是工作才使你有資格獲得獎賞，可以休息，而獲得在你難得的反省時刻有時渴望的平靜。你可以選擇你的工作類型，因為如果你快樂地工作，你將生產得更多、消耗得更少。甚至母牛也給配上了音樂。「工作就是崇拜」，效率是一個聖名，而生活從屬於生產；甚至食品也是一種軍事武器（被委婉地稱為「政治性的」）。處境其實是複雜的，我們也可以在這裡想到當代社會學所分析的從「生產到消費」、從「克制到放縱」這一過程。

確實，傳統社會沒有免除某種強迫的勞動，甚至要為了他人而勞動。我們既不應將過去理想化，也不應將其他文化理想化。但在現代性的「工作—職責」（work-duty）中有某種特別的事物。在基督教道德中，一宗主要的罪過去常常是悲哀、厭棄、煩悶（acedia），如今它已被譯成了「懶惰」、「無所事事」。真正的悠閒（otium）已變成一種惡習，而事務（negotium）^[48]成為一種美德。在有等級的社會中，你一旦成年，你就可以擁有一種實現感的自身位置。而在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中，最高的崗位據稱是朝每一個人開放的。如果你沒有獲得那崗位，尤其在理論上已給了你與其他人同等的機會之後，就證明自己是個蠢人。你必須更加好好地工作，更努力地工作！

現代技術世界變得異常複雜和苛求，為了「享受到它的恩惠」，一個人必須遵循其法則。第一條法則（你最主要的職責）是：向社會提供你能提供的全部奉獻。工作成為目的，而這目的不是人之存在的實現，而是「各種需要」的滿足。人是各種需要的組合，而這些需要的滿足會自動地帶來實現，這一人類學假設是潛在於「美國生活方式」之下的一個神話，這一神話在美國正在坍塌，但作為一種「成功的」技術所需要的條件，席捲了全球。

默觀者尊重每一存在物及其構成

儘管如此，默觀者與這樣一種話語是格格不入的。首先，默觀者對工作有一種完全不同的態度。首要的不是工作的結果而是過程——行動本身（經院哲學家稱「finis operationis」），因而每項工作都必須有它自身的正當理由，更確切地說，即是它本身的意義。如果一種行動沒有自身的意義，那就根本不會去做它；尊重每一存在物及其構成，是默觀態度的特徵。

現代默觀者多瑪斯·牟敦（Thomas Merton）^[49]將它表述為：「樹通過成為樹，而給上帝以榮耀。」⁽⁵⁰⁾在拉蒙·勒爾的《愛者和所愛者之書》（*The Book of the Lover and the Beloved*）中，人們問那位愛者：「誰是你的主人？」這位熱戀中的神秘主義者答道：「我在一切創造物中，見到我所愛者的象徵。」⁽⁵¹⁾作物之所以會得到栽培，那是因為栽培的行動本身是有意義的——是人與自然生命力的合作，是自然與文化的共同提升，是內在於行動本身的一種昇華。這既非奴隸的行動，也非主人的行動，而是藝術家的行動。

行動者的第二意向（經院哲學家稱「finis operantis」）或目的，就是和諧地延長行動的性質。你栽培作物，不僅因為它增進美和繁衍生

命，而且因為你要吃它。進食屬於宇宙的秩序，它代表了活力、相互影響、成長和整個世界的轉變。進食不是一種自私的行為，而是與整個世界動態的交流。我們正是應該這樣理解《泰迪黎耶奧義書》上那句著名的話：「梵—最高實在—即食（annam brahma）」。(52) 你甚至可以為過冬而積聚食物，或為那些不能生產食物的人生產，但這不是為了投機或致富。（致什麼富？當然是錢！）食物就如生命本身，是不可流通的。

默觀者只關注最平常事物的神聖性

再次，你的意向將傾向於和行動本身的目的（finis operis）融合，以至於你私人的意圖實際上變得毫無價值。默觀者棄絕工作的結果，履行每一種活動，就如我們已注意到的，為的是行動本身的緣故，而非為了會從中產生的那事物（《薄伽梵歌》中稱為「無為業」〔naiskarmyakarma〕）。(53) 如果行動本身不具意義，它將不會被履行，如果它具有意義，它就不會只被視為通向另外事物的手段；吻就是吻，跳舞就是跳舞，詩就是詩。學習是為了它的美和真，而不是它可能帶來的益處。藝術有其位置，因為藝術活動中的每一步都被發現有其本身的意義，正如素描或裸體雕像習作，在某種程度上和精緻完美的作品一樣美、一樣激動人心。這並不排斥在著眼於整體的情況下，有意識地去做局部的行動，但正如日本的茶道，每一個動作都是整個操作過程的有機部分。默觀者的眼睛關注於每一片刻的光，關注最簡單、最平常事物的神聖性（即透明性）。未來的活動仍留有空間，因為終極之因從一開始就臨在了，而行動本身就是具有其不同方面的整體。

當代人對工作的沉迷，甚至在它不是從屬於生產且被驕傲地稱

為「創造性」時，都不能夠使我們每個人成為真正的勞動者（homo faber）、締造者，因為你所「造」的既不是你的生活，也不是你自己的幸福，甚至也不是集體的生活和幸福。你辛勤勞動——你被聯結到折磨人的工具（tri-palium）上，多少是為了以他人的眼光為你的生存作辯護。唉！當今許多人以他們自己的眼光和以他們上帝的觀點作辯護，你所值的就是你的工作的價值。我們可以把現代文明比作蟻群，不斷地工作，為某種完全有意識的本能所驅使，但不久後又會更像遠離陽光工作的白蟻群，受混凝土、霓虹燈的保護，又受沉重氣氛（瀰漫著受污染的空氣）的壓迫。

默觀者不僅僅是非宇宙性的牟尼（muni）^[54]或阿羅漢，靠他自己或他人「工作」，而把世界和自然的種種喜樂拋諸腦後。這一激進的禁欲主義在靈修生活中，肯定可以有其地位，但對於真正的默觀者而言，禁欲主義不只是一否棄這世界，以此岸為代價而渴望彼岸；相反地，它是在培養智慧和洞悉現象的識辨能力，在現象的核心發現神聖者的閃耀。默觀者享受生活，因為生活是喜樂，是梵樂（brahman ānanda），她在一朵花中看到整個花園。她能見到野百合的美，哪怕田野荒蕪。默觀者在人類活動的陰暗畫面上看出亮點，憑著這種辨認所帶來的純粹的喜樂，他有力量自發地轉變一個處境。

默觀者不僅僅為薪水工作，他並不是一個唯利是圖的人。他的行動，如前所述，不是自私，也不是利他主義的。工作既非懲罰、強迫，也非義務，它是人的創造性的表達。在此，我們遠離了在技術的、泛經濟的意識型態中盛行的態度。⁽⁵⁵⁾

[45] 原文「pathos」，也有「痛苦」的意思。

[46] 「自法」(svadharmā)就是一個人以技能實現的職責(參見《薄伽梵歌》II, 31)、與自身本性的和諧(《薄伽梵歌》XVIII, 47)，以及對一個人的自身「存在」的忠誠。

[47] 《帖撒羅尼迦後書》(2 Thessalonians) 3:10，儘管此處的語境不同。

[48] 「negotium」由「nec」(不)和「otium」(悠閒)構成。

[49] 多馬斯·牟敦(Thomas Merton, 1915-1968)：生於法國，為天主教熙篤會的隱修士，也是著名的靈修作家、詩人、小說家、文學批評者、和平及民權運動者，積極倡導家中非暴力與國際間的和平。他住在美國肯塔基州的革責瑪尼修道院(The Abbey of Gethsemani)，過著隱修的生活。他對東方神秘學鑽研頗深，對禪宗尤有特殊興趣。他的作品對於當代宗教和靈修有極為深遠的影響，最著名的作品便是他的自傳《七重山》(The Seven Storey Mountain)，被譽為二十世紀的《懺悔錄》。

[50] Thomas Merton, *New Seeds of Contemplation* (New York: New Directions, 1961), p. 29.

[51] *Llibre d'amic e amat*, 56: "—E qui es ton maestre? — Respos, e dix que les significances que les creatures donen de son amat." 也可參見 St. Bonaventure, *Breviloquium*. I, 5, 2。

[52] 《泰迪黎耶奧義書》III, 1-2; 6-10。我對這些引人注目的經文的評注，參見 Panikkar, *The Vedic Experience: Mantramānjārī* (Berkeley and Los Angeles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77), pp. 224-237。

[53] 《薄伽梵歌》III, 4、IV, 20、XVIII, 49。(譯按：《薄伽梵歌》〔III, 4〕：「彼行業之不作始兮，無為不得。彼遁世而無所為兮，圓成不獲。」〔徐梵澄譯，《薄伽梵歌論》，商務印書館，2003〕。「無為」(naiskarmya)是指心靈臻於寧定靜止，居高以觀察自性之所為，而不為其所動，因而不獲業報，是為「無為業」(naiskarmyakarma)，並非無所作為。)

[54] 「牟尼」是梵語「muni」的音譯。意為「寂默」(止靜煩惱)、「寂」、「賢人」、「仁」、「仙」等。佛教中，「牟尼」亦有「聖者」、「仙人」、「寂默者」等意，多指釋迦牟尼。

[55] 基督徒應該記得，他們被差遣去一個世界，這世界不是他們勞苦的果實。(參見《約》4:38)耶穌要他們將百合花奉為其生活的理想，並提醒他們百合花既不勞苦，也不紡線。(參見《太》6:28；《路》12:27)那些整天勞苦的人和那些一天只辛苦一小時的人獲得相同的報酬。(參見《太》20:1以下)正是基於這一理由，我已在別處闡明「勞作」與「工作」的區別。「勞作」是為了生產一些外在益處的活動——製作(poiēsis)；「工作」則很類似於實踐(praxis)，它是提升工作者之品質的活動。「勞作」是將我的技能用於某事或服務某人，而我對那事或人並不真正關心(當然，除了我要獲得的錢或其他好處)；「工作」是創造。但在本文中，我主要按照通行用法使用這兩個詞彙。